



帝王

二月河 著

九王夺嫡

雍正皇帝・九王夺嫡

13

4134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雍正皇帝·九王夺嫡/二月河著

yongzhenghuangdi · jiuwangduodi

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1996.6

ISBN7—5354—1098—7

ISBN7—5354—1099—5

I. ①雍…②九…

II. 二…

III. 小说—中国—历史

IV. I · 945

I · 946

雍正皇帝·九王夺嫡

yongzhenghuangdi · jiuwangduodi

©二月河著

策 划:周百义

封面设计:方隆昌

责任编辑:周百义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 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印刷者:十堰日报印刷厂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插页:6 印张:17.75

版 次:1991年6月第1版

1996年6月第6次印刷

字 数:440千字

印数:80001—110000册

ISBN7—5354—1098—7/I · 945(简精装)

定价:22.00(简精装)

ISBN7—5354—1099—7/I · 946(精 装)

定价:25.00(精 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雍正皇帝

九王夺嫡



作者 二月河 近照

二月河，本名凌解放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汉族，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。高中毕业后入伍，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，1978年转业南阳市委，现任南阳市文联主席。40岁开始文学创作，致力于营建“帝王系列”。《康熙大帝》问世后曾荣获河南省政府首届文学大奖，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。《雍正皇帝》是《康熙皇帝》的姊妹篇，包括《九王夺嫡》、《雕弓天狼》、《恨水东逝》三部，共140万字。全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，又由香港明窗出版社、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推出中文繁体字本。

李自成敗在
 自己的驕兵
 悍將手裏明
 唐王敗在政
 令不行於下
 也是自己打
 敗自己說着
 口氣一轉變
 得沉重又有
 點嘶啞這點
 子道理其實
 一點就明你
 們為甚麼還
 要鬧家務

康熙



胤禛心裏十分恬靜一路
 媚=細語勸說胤初在另
 一邊架着康熙心裏卻不
 禁暗思老四真伶俐馬屁
 拍得爐火純青了

胤禛

康熙

胤初



一陣窻 = 罕
 = 隆科多展
 開詔書他臉
 上竟無表情
 避開胤禩等
 人期待熱烈
 的目光徐 =
 讀道皇四子
 胤禩人品貴
 重深肖朕躬
 必能克承大
 統着傳位於
 皇四子胤禩
 欽此

隆科多

雍正
 皇帝

九
 子
 胤
 禩

胤禩



内 容 简 介

帝王行止、宫廷秘闻素来为读者关心，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，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。阿哥党争，杀机隐隐，龙廷易主，雍正险胜。改诏说，裁父说，继位说？一段历史，几多疑云，扑朔迷离，令人难解难分。但作者用史笔著文，用文笔立史，庙堂之高，江湖之远，无不尽收笔底。上至典章制度、宫廷建筑、饮食服饰、礼仪乐律，娓娓道来，书卷所浓；下至勾栏瓦舍、寺庙堂肆、市井乡野、客旅古渡，徐徐展开，风情万种。阿哥逐鹿，明争暗斗，字字权谋机诈；女伶歌伎，绕梁余音，句句回肠荡气。其情节铺设，矢矫迭宕，人物塑造，浓淡相宜，谋篇均别出心裁，以思想为经，艺术为纬，鸟瞰历史，探究人生，非大家而不可为。正如一位评论家读后所言：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。

381 目 录 1

- 第一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官宦 1
- 第二回 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人市口小童偶作戏 12
- 第三回 赈粮难筹敲山震虎 往事堪忆潦水烟沙 22
- 第四回 桃花渡口故地寻旧 微服皇子误宿黑店 33
- 第五回 狭路相逢鬼魅相斗 猢猻用智孩儿倒绷 41
- 第六回 钝书生误投虎狼穴 奸翁婿设计谋人命 50
- 第七回 情场潦倒栖身古刹 文士热中闲论时艺 62
- 第八回 大觉寺虚情哭假友 畅春园贤臣说敌政 73
- 第九回 畏艰途能吏辞重任 清库银明君呈愁颜 83
- 第十回 刻薄贝勒恶宴刁客 硬弓射鸟鞭骡马惊 90
- 第十一回 冷面王夜宿江夏镇 热肠郎仗义铲不平 103
- 第十二回 讨没趣溜须碰硬壁 恶作剧拍马踏筵席 113
- 第十三回 畏闾墙胤祥争出头 敲木钟御苑学驴鸣 122
- 第十四回 明庭训胤禛戒子弟 献良策小酌试才人 133
- 第十五回 清库银贝勒晋王位 观贵相王子延妖人 144
- 第十六回 怀叵测乱言天子气 泄私意胤禛辱大臣 154
- 第十七回 放厥词浪子受鞭责 明是非慈父行家法 165
- 第十八回 议巡狩起心废国储 拒谏诤太子抖威风 175

- 第十九回 庸太子中流辍桨舵 邬思道智鉴识皇心…………… 186
- 第二十回 背水一战英雄讨债 功亏一篑釜底抽薪…………… 195
- 第二十一回 拼命郎酒肆会弱女 菩萨王刑堂接皇差…………… 206
- 第二十二回 冷胤禛初萌登龙志 热胤禛知难退激流 …… 218
- 第二十三回 皇帝失意悠游巡幸 群雄逐鹿煞用心机…………… 228
- 第二十四回 情重阿哥情牵一线 昏懦太子昏夜失道…………… 238
- 第二十五回 大故骤起波浪翻涌 风云变色鱼鳖惊慌…………… 249
- 第二十六回 蓄险心胤禛进密言 抱恶意移祸社稷臣 …… 261
- 第二十七回 落井下石诚王摇舌 怀弓蛇影雍王惊心…………… 272
- 第二十八回 邀功名叔侄存芥蒂 拦乘舆孤臣逞强项…………… 284
- 第二十九回 谣诼四起帝辇纷乱 指挥若定王府划策…………… 294
- 第三十回 嘉兴楼侑歌警痴人 上书房厉声斥妄言…………… 305
- 第三十一回 意难消存心欺君父 稳大局复辞再还官…………… 316
- 第三十二回 颠倒口令福儿驯马 淆乱视听胤禛谈诗…………… 327
- 第三十三回 斗蟋蟀兄弟犯口舌 有恻隐救弱浣衣局…………… 338
- 第三十四回 换谋略八府整旗鼓 说天命四王立门户…………… 349
- 第三十五回 谒廷臣年羹尧入觐 破贼穴江夏镇遭焚…………… 359
- 第三十六回 行诈谋胤禛稳阵脚 遵密令福儿访当铺 …… 371
- 第三十七回 明修栈道雅令赏雪 暗渡陈仓恶擒魍魅…………… 381

- 第三十八回 抑功劳胤仍枉行权 殉气节紫姑染黄泉 393
- 第三十九回 皇心不测宠辱难辨 玲珑机宜暗布间谍 405
- 第四十回 祸转福谏说齐家道 仆变主李卫入宦途 416
- 第四十一回 嫌吏治胤禛嗟世路 恨不肖二次废太子 428
- 第四十二回 重雾漫幢歧路彷徨 密去未雨智士观局 438
- 第四十三回 忙党争孝子忘母寿 对陵丘兄弟叹世情 452
- 第四十四回 鞞鼓西震兵败青海 警钟东应八王用谋 463
- 第四十五回 邬思道精微析时局 二阿哥囹圄盼将军 472
- 第四十六回 忠王谏忠諫讽胤禛 烈郑氏烈殒答胤禛 484
- 第四十七回 十四阿哥拜帅西征 十三阿哥縲绁逢兄 496
- 第四十八回 鄂伦岱倒戈回帝都 康熙帝染恙中和殿 508
- 第四十九回 雍亲王撤差担惊忧 隆科多受命入穷庐 519
- 第五十回 邬思道当机决大事 康熙帝寿终赴泉台 531
- 第五十一回 丰台营胤祥夺兵权 畅春园雍正登大宝 542
- 第五十二回 高鸟已尽良马宜藏 书生明哲克保全身 553

第一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宦宦

游三吴不可缺扬州，冶扬州不可无虹桥。虹桥这地方，面湖临河，西临“长堤春柳”，东迎“荷浦薰风”，虹桥阁、曙光楼、来薰堂、海云龛……诸多胜地横亘其间，粉墙碧瓦掩映竹树，天风云影山色湖光，只须一叶扁舟便览之无余，原是维扬北郊第一佳丽之地。这自然风光粉黛不施乃天生其美，就勾得离乡游子、骚人迁客到此一扫胸中积垢块垒，留连忘返。若论起风土，那就又是一回事。桥北有个庙，名字起得也怪，叫“虹桥灵土地庙”，每年正二月祀神庙会，俗名儿叫“增福财神会”。逢到会期，早早的就有城里商家赶来，错三落五搭起席棚，围着这座土神祠连绵起市，一二里地间耍百戏打莽式的、测字打卦的、锣鼓、“马上撞”、小曲、滩簧、对白、道情、评话、打十番鼓的……喧嚣连天，湖下游船如梭，岸上香客似蚁，夹着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卖小吃的吆喝：

“吴逢天的炒豆腐——谁要味？康熙老佛爷金口亲尝，颁赐近臣！”

“走炸鸡——田家走炸难！香酥焦嫩！”

“施胖子梨丝炒肉，不吃算你没来扬州！”

“汪九公家拌鲟鳢——天下一绝啰……”

“猪头肉、猪头肉！江一郎十样猪头肉！”

……如此种种，更把庙会场子搅得开锅稀粥般热闹。

这是康熙四十六年的春天，二月二刚过，扬州地气温暖，虹桥两岸已是春花嫣紫姹红，芳草新绿如茵。一个架着双拐的残疾人出了桥南的“培鑫客栈”慢慢踱着，笃笃地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上了虹桥。

他叫邬思道，无锡有名的才子，府试乡试连战连捷，中秀才举人都是头名。康熙三十六年他应试南京春闱，三场下来，时文、策论、诗赋均做得花团锦簇一般。出场自忖即便不在五魁之列，稳稳当当也在前十名里头。不料皇榜一张，“邬思道”三个字居然忝列副榜之末！邬思道大怒之下仔细打听，才知道主考左玉兴、副主考赵泰明都是捞钱的手，除了朝中当道大老关照请托的，一概论孝敬取士，名次高下按质论价童叟无欺！邬思道凭着本事拉硬马不肯撞木钟钻营，自然名落孙山。邬思道原本性高气傲，气极了，纠集四百余名落榜举人，抬着财神拥入南京贡院，遍城撒了揭帖，指控左、赵二人贪贿收受，坏国家抡材大典，骂着狗血淋头，把个南京科场搅得四脚朝天。他大闹一场扬长而去，苦得江南巡抚因拿不到他这个“正犯”被连降两级，左、赵二人革职罢官“永不叙用”——官司直打到紫禁城当天子康熙御前，明珠索额图两大权相都差点吃挂落。因此，朝廷严令各省缉拿他这个闹事的“正犯”。如今明珠早已抄家籍没，索额图谋划逼康熙逊位太子，事发被囚，往事风流云散时过境迁，蛰居武夷山清虚道观的邬思道因知太后驾崩，大赦天下，这才敢露面，回到久违了的三吴家乡——但他的两条腿，却在逃亡路上被几个剪径的水匪打折了。

邬思道上上了桥头，住了步怅然回顾，清瘦的脸泛上一丝苦笑。从幽僻山谷乍回这烟花世界烦恼人间，真有恍若隔世之感。邬思道口中喃喃说道：“白杨绿草，风雨忧愁，十年一别，这树都合抱了……”

“哟！这不是静仁先生么？”背后突然有人说道，“这些年您在哪儿？又怎么独个儿在这里呢？”邬思道回头看时，这人三十多岁，白净面皮，团团一个胖脸，留着墨黑两绺八字髭须，头上一顶六合一统帽，结着红绒顶儿，靛青夹袍外套着件套扣背心，腰间系着滚边绣花玄带，精精干干一身打扮。半晌，邬思道才想起来是老乡戴家湾的孝廉戴铎，因笑道：“项铃，原来是你！十年前你和高家争牛湾那块风水地，打输了官司，败落得叫化子似的——如今同落得这样阔，都不敢认了！”戴铎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，何况十年！说起这里头的周折，真是一言难尽——不怕静仁兄你笑，如今我在北京给人家当听差呢！来，我给邬兄引见一下！”

邬思道跟着戴铎下桥，心里不住犯狐疑：这戴铎虽然败了家，好歹也是书香门第，有过功名的人，何至于就沦落成人家的奴才？一边想，一边跟过来，果见桥下石栏旁站着一个人，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公子，打扮也并不出奇，只穿件灰府绸银鼠夹袍，月白夹裤，脚蹬一双黑冲呢千层底布鞋，虽不侈华，却是干净利落纤尘不染。那青年倚栏而立，一条乌亮的发辫直垂腰间，似笑不笑地看着他们过来，刚要说话，戴铎已一个千儿打了下去，禀道：“四爷，这就是您常念叨的邬思道邬先生，可巧儿今儿就叫奴才碰上了！——哦，这是我们殷四爷，北京城没人不知道，十八家皇商位列第四！”

“殷真。”那青年微微一笑，八字眉下一双黑黝黝的瞳仁闪烁着，说道，“你叫我月明居士好了——敢问邬先生台甫？”一面说，目光幽幽地上下打量邬思道。邬思道不禁一怔：哪有这么托大的人，一见面就把大号抬出来，叫人家称自己“月明居士”！口中却笑道：“我没有号，你高兴，叫我静仁好了。”

殷真略一躬身，将手一让说道：“实在是久仰你的大名了——连家父也十分赏识你的才学！屈尊一同走走如何？”邬思道听说他

是皇商，原本心里腻味的，但这位殷四爷眼中有一种沉稳静娴的气质，不带斗点商家庸俗，竟不自禁点了点头。殷真一边走，一边从容说道：“先生，我不是虚逢迎你。当年你的揭贴传到北京，真是倾动京华！记得里头对左玉兴、赵泰明二人有诛心警句——朝廷待其不为薄矣……二君设心何其谬也？独不念天听若雷、神目如电？呜呼！吾辈进退不苟，死生唯命，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，头悬国门，以儆天下墨吏！士立紫垣噤口不言。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出，或刺之阙下，或杀之辇中，四方闻之，独不笑士大夫之无人耶？——这写得何等酣畅淋漓，真个骂死天下尸居餐位之徒！难怪圣上震怒之下又击节赞赏呢！”戴铎也在旁凑趣儿道：“难为主子记得这么清爽，奴才只记得那副对联——左丘明有眼无珠，不辨黑黄却认家兄；赵子龙一身是胆，但见孔方即是乃父！”“是嘛！”殷真以乎变得随和了一些，格格一笑道：“万岁爷当时拿起来一看就说：‘此人这笔字风骨不俗。’”

“唔？”邬思道浑身一颤，盯了一眼殷真和戴铎，心中陡起疑云。这揭帖对联当日传遍天下，二人能背并不稀奇。只这二人，一个是“皇商”，一个是听差，连皇帝当时的态度都了如指掌，未免就太出奇。联想到戴铎昔日也是一方名流，竟肯在这位“四爷”跟前屈身为奴，毫无羞惭之意，他已隐隐猜到这位极修边幅的殷真，决非等闲之人！但对方既不肯说破，邬思道也难问端底，便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难为仁兄如此厚爱，竟记得这么清楚！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！不过，这十年蛰居山中，读了点书，从前那点子专用来做取功名的敲门砖文章，想起来都觉得脸红，八股文章误尽天下英雄啊……”说罢无声叹息了一下。戴铎因见邬思道感慨，岔开话题道：“四爷，今早您不是说要到人市上买两个孩子使唤？这个店不错，你们两位进去吃酒攀谈，我去办事回来再侍候，如何？”殷真笑道：“那是什么打紧的事！明儿再办就迟了？走，咱们进去

坐坐！”

邬思道抬头看时，果见前头一座酒肆，歇山亭顶，一边压水，一边靠着驿站，看样子新造不久，雕甍插天飞檐突兀煞是壮观，泥金黑匾上端正写着“天光湖影”四字。戴铎不禁道：“好字！”

“字是不坏，”邬思道仔细看了看，笑着对殷真道，“但笔意太过妩媚，锋中无骨，算不得上乘之作。”殷真也点头道：“先生说的是，这字神韵不足。”一边说，二人随着戴铎进来。

殷真见楼下热闹嘈杂得不堪，不禁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：“这太乱了，我们上楼去！”跑堂的一怔，赔笑道：“三位爷，请包涵着点。新来的太尊车铭车老爷今儿在楼上宴客，楼上不方便。爷们要嫌底下闹，那边还空着一间雅座，面湖临窗，一样儿能赏景致的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戴铎便笑道：“你别放屁！这楼我来不止一回了，上头三四间雅座呢！各吃各的酒，谁能碍着谁？”说着，从怀里取出一声银饼丢了去。伙计接过看时，是一块“真圆系”，足有五两重，底白细深，边上起霜儿，正正经经九八色纹银，顿时满脸绽上笑来，打躬儿道：“爷台，店里夹剪坏了，恐怕找不出来。”

“多的都赏你！”戴铎道，“你在楼上给我们安排一下！”伙计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，身子一虾道：“谢爷的赏！楼上实话是还有一间雅座没占。原说怡性堂韦老爷定下的。爷既一定要去，小的斗胆就作主了。只不要大声喧哗，新来的太尊爷性子不好，别扰了他老人家的雅兴，就是各位爷疼怜小人了。”

三人跟着堂倌上楼来，果见屏见相隔，西边还空着间雅座。点了菜，又要了没骨鱼、骨董汤、鲑鱼糊涂、螃蟹面四样佐餐。殷真见戴铎侍立在旁不敢入座，一边向邬思道举觞劝酒，笑道：“钱能通神，一点不假。我今儿能和静仁先生同席举酒，实在缘份不浅，你们又是故交，戴铎也不必立规矩，没有形迹酒才吃得痛快哟！”说罢二人举杯同饮，戴铎方拿捏着坐了下首。

此刻正是巳牌时分，楼外艳阳高照湖波荡漾柳拂春风，画舫、沙飞、乌篷、水上漂各色游船衔尾相接，桥上桥下信女善男扶老携幼攢拥往来，三人高坐酒楼赏景谈天，不一时便酒酣耳热。先是听隔壁一群人凑趣儿奉迎那个车太守“下车扬州，讼平赋均政通人和”，又议及扬州的漆器、剪纸、玉雕、泥塑，谁家做得巧，值多少银子，正觉俗不可耐，一阵琵琶穿壁而来，接着一个女子娇音细细曼声唱道：

扬州好……第一是虹桥。杨柳绿齐三尺雨，樱桃红破一声箫，处处住栏桡……醉扶湖中画舟，灯影看残街市月，晚风吹上荀儿梢……

“丢眼邀朋游妓馆，拼头结伴上湖船。”殷真不无感慨地叹道，“如今世道真正可叹，太后薨逝才半年多，这边早已没事人一般了！”

邬思道几杯酒下肚，苍白的脸泛上血色来，见殷真怅然若有所思，遂笑道：“这就是‘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’！无论天家骨肉市井小民概莫能外！先生何必伤感？譬如你我，还有隔壁的车铭，坐红楼、对翠袖、赏美景、听侑歌，可知那边半里之遥就是人市！山阳宝应一带难民在人市啼饥号寒以泪洗面，卖身求一温饱而不可得——心不一，情自然也就不一！”说罢，举箸击盂吭声唱道：

玉堂意消豪气空，可怜愁对虹桥东。

当年徒留书生恨，此日不再车笠逢。

推枕剑眉怅晓月，扶栏吴钩冷寒冰。

惟有耿耿对永夜，犹知难搵泪点红！